



沈隱侯集卷之四

書

報王筠書



覽示詩實為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變乎接  
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每  
佇新奇爛熳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  
服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嘆  
服唵研周流戀念昔時秀壯頗愛斯文含咀之  
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



歸吾子遲比閒日清觀乃申

荅僧灋雲書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灋師殿內亦蒙敕荅一本懽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卽彼論微歷疑覈比展具以呈也

與徐勉書

吾弱年孤苦傷無眷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

遭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



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  
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  
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  
可僂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  
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  
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  
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  
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  
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

思是策

荅沈麟士書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  
不拊袞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沉冥自  
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  
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旣鄉內所豐清川又  
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  
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  
託克全素履弋釣泉臯以慰閒暮則生平之心



於此遂矣

### 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

夫眇汎滄涼則不識涯涘雜陳鍾石則莫辯宮商雖復吟誦環迴編離字滅終無以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 荅樂藹書

按齊書樂藹為豫章王嶷羣吏最見親禮王薨藹與約書以碑文為請約荅書辭之至建武中王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為文約竟為撰碑今集中所載節文是也尺牘清裁節錄此書作荅劉繪楊用修云繪請約為竟陵王碑約荅書辭之後竟為之文選有此碑文今攷文選載約所撰碑

止有安陸昭王一首而無竟陵王其竟陵王行狀亦任彥昇撰而不出約手不知用修之言何所徵據豈以安陸訛為竟陵因以繪易藹耶姑存其說以俟知者

丞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疑猷盛烈方範伊旦  
愍遺之感朝野同悲永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  
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  
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有  
麗藻迄乃有碑無表文憲重冠冕彝倫儀刑寓  
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乃問閭鄙人名



不入第歛酬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色已  
不覺汗之沾背也

荅陸韓卿論宮商書

按齊書陸厥字韓卿

屬文與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約荅之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  
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  
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

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  
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  
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  
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辭之雕蟲篆刻  
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  
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  
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  
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  
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



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天調之聲以洛神比陳  
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剽律呂自  
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縹錦  
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比  
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  
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

序

武帝集序

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  
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銳頂之君少明古學  
漢高宋武雖闕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  
慕年夫成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  
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  
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典爰始賈遊篤志經術  
究淹中之雅旨盡曲臺之奧義莫不因流極源  
披條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罕通而超然直詣  
妙拔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壘難踰摧鋒  
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興絕節於高唱振清



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  
心期促賞莫不超挺睿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歷  
試辭翰繁蔚牋記風動表議雲飛雕蟲小藝無  
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  
上形於辭旨雖密奏忠規遺藁必削而國謨藩  
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修乾錄載筆握  
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設虞靈  
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采  
薇出車杖杜之讌皆咏志摘藻廣命羣臣上與

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  
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惟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况乎感而後思  
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  
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 纂品序

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  
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  
文之寔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



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  
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  
不能涉義出乎幾爰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  
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爲凝神之  
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  
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業

內典序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  
所窺自竝識同犇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

貫苦樂翻回愚知相襲莫不宅火輪駑擬啖颺遷  
以寸陰之短晷馳末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  
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竝首爭馳  
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篲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  
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  
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  
業旣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  
輪轉甘露啟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  
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旣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



于大權協化對揚宗極狗物兆於慈悲亾身著乎  
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  
抱神功妙力無待學成孤策獨驚莫知所限結習  
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  
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自得漏累燿銷且津  
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  
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慾殊塗一致或草礫  
身體投骸林澤內亾形相外馴兇虺或坐臥行立  
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

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  
長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邇有悟必通由  
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  
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苞括四天卷舒萬劫聞  
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  
自曉淹廻聖迹寢息神光旣負橐以從師亦栖林  
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吼遐徹鸞音自遠  
若夫义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功照啟未悟  
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遊化



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竝黜  
華翦飾破愛辭親鼓柅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  
固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  
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  
波斯而迴軫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  
十號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  
仁權迹四門旣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  
之窮而天人瞻慕髮髯與情雕金範玉圖容寫狀  
靈儀炫日寶刹臨雲或役鬼神之功或資髓腦之

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色  
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閭浮  
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闡往  
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叅差雲霏霧委此又  
昭被象譯輝映縑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  
以彪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異文胡華舛則至  
於叶暢心靈抑揚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  
墳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  
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



始末表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  
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  
乎句得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聖咸載  
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遞相  
扶獎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綱仁惠斯在變  
遷遷俗宜以漸至精鹿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辨  
情靈極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  
括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  
莫尚於斯可以理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

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逃况乎六馬同鑣  
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河海帶地夫豈足  
云蓋入道之筌蹄群生有悟於此也

佛記序

奉梁高祖勅  
撰并勅啓序

勅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  
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  
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  
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  
爲厝筆以不故指勅闡等結序未體又似小異



沙隱齋集 卷四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  
恧謹啓

勅云記序始得看今勅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謀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  
塵能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乎無生者也雖要終  
有地而原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  
閉機初鑽叩事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  
邈乎悠復有之而莫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簞爰始  
言登末路起滅迴還馳驟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

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遠積明累照念念  
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謝豈徒齊  
遷魯變而已哉旻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至人無  
已寧以詞義爲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假  
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狗物動  
非爲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  
闡教致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龐  
不二之法門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  
而因應回舛厥塗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



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  
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所垂面法城而不覩  
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寒山峻阻橫書  
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此迄今千  
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漸至  
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  
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  
寔爲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徃業多  
所昧略然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

俗緣散析衆部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  
胎求道寧止一相託生迦維本由權迹出自北門  
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  
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揔緝共成區畛至於經像  
舊錄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大權弘曠亾  
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爲已分蹤或異適未  
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辨靈怪倜儻言語斯絕圖  
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捷陀近遊京洛  
單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



門法座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盼饗徧富  
延澤以西光景歲蕤多見天山之表有志竒僧每  
經遊歷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  
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  
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其玄塗幽遠大則直  
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學斯寔兼濟之  
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刑窮尺椹緣動  
必應又况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愍懃每存汲引  
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

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愍惑  
久迷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揔  
一志淺業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  
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劉溉後軍  
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  
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  
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  
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  
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



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  
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  
路莫辨伊人膠目闇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  
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案砥矢而言  
歸不迴遑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論

辯聖論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  
聖竝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

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剿其道不行非以王屋  
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  
未成周公雖無王祿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  
不終若不表示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業不  
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  
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  
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  
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  
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



沙隱集 卷四 十五  
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 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逸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罔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竝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

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旣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旣深



子期又自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  
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放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  
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  
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  
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  
與其誰與哉

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  
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

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  
地叢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  
剗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  
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之在彼天地齧  
齧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瑣爲念之局耶  
歪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  
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  
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  
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



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  
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粵荒而八蠻五  
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贛王府  
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  
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  
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  
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  
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宐隱故也炎  
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

抱非肉非皮死亾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  
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宐導之以漸稍啓  
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孰旣變蓋佛教  
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  
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  
粒食歎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  
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  
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  
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



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麇郊不得妄犯渙  
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肉食蠶  
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  
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營于酒淫迷乎色詭妄  
於人攘濫自巳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八  
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  
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  
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  
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  
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竝受剗剗周公孔  
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  
斯證可以有悟矣

附華陽先生難

山民陶隱居仰諮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  
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  
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  
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瀆宜隱燧人火  
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



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  
伐有時麋郊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  
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  
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案佛經一佛之  
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  
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  
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  
世間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

荅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

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  
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  
三代年旣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  
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邪  
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  
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  
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  
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魯  
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



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  
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  
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未乖若育  
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  
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  
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  
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宐乃說夷法故  
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

荅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  
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嘗白  
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  
周已後昔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  
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  
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  
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  
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



荅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旣近而此法未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管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豷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殺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秬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

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證洗願具啓諸蔽



荅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  
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  
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  
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  
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  
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  
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  
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  
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  
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曷明昭著不得  
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  
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疋其愚者則不辨菽麥  
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  
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  
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  
加群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



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至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紜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

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天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鹿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麁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



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  
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  
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  
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  
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  
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  
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

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  
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  
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  
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  
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  
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劔劔  
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劔形於利之用弗改而  
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天人之  
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劔之爲刀刀之爲

三五



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齧之生卽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

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畫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卽是神卽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凶之日



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亾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末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

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歛而生者歛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亾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



沙隱集 卷四  
三十一  
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卽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旣無知矣形旣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亾神亾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旣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究竟慈悲論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群各遂厥宐得無遺夭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繭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渙



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泉妾登絲蠶衣共頌其分  
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  
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棗則六十者可以衣  
帛矣鷄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  
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  
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劣宜泉麻果菜事等義同  
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纈當有別途請試言  
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理無偏漏拯

鹿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  
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  
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  
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  
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  
舍生無有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  
說蠶革宜禁曾無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  
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  
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



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  
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  
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  
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  
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宰  
待膳亘昔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  
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  
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  
躬稼亦有受其飽焉垓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

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  
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郊比之  
如浮雲山毛海鎔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  
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  
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  
蠶肉之因固蔬臬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述僧中食論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  
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



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  
日用於心要無畧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  
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  
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  
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竝  
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  
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  
欲直至彼岸河流旣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  
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

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  
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  
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  
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  
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徃古諸佛過  
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筌遶道之捷徑而或  
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



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昔持鉢徃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藜之具延頸蹙頰固不能甘旣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所乞戒律曷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

人者也今旣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旣是衆所鄙耻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賢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謂僧一會旣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求冥此法旣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旣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想在



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矣

論形神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

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



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  
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  
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  
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  
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  
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碑

齊司徒安陸昭王碑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

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蕭曹扶翼  
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  
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  
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  
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嶽之上靈氣  
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  
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惠因心必盡簡久遠  
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  
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



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

芬清暉自遠帝出乎震日衣青光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折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獻替惟宸實掌喉唇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劔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



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衮服叢臺方此爲劣臨  
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  
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上  
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  
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  
尚也夔嘗藩嬰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鄠鄧水陸之塗  
三七是惟形勝闢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

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彼遠自己  
而及物慧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竝運遠無不  
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  
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  
秩候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  
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  
績斯俟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臯地埒分  
陝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淵  
藪胥萃藿相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郭鄜



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旣孚鉤距靡用不待赭汗之權而奸渠必翦無假里端之藉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靡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

南顧莫重千里北指峭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



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  
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唯利  
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  
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  
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由  
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墜首日拜門闕卉  
服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旣敷威刑具舉疆民獮  
俗反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  
秉停菑蝻蝗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思威關塞謐

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  
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  
邁疾彌留歛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  
門衢竝舛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  
酉夢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賓男女  
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竝求  
入奉靈輓藩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  
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慙德神駕東



還號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  
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楚囊  
之請雖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  
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  
部諡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  
朝端兼掌屯衛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邁沈痾  
絲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  
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  
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

之愛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  
親台牧竝建對繁若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  
贈司徒因諡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  
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鞏悅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  
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  
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賢虛懷博納幽關  
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憚留梁摧奄  
及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凡我僚舊  
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畱思所  
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  
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  
去國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  
因菜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  
拖紫崇基巖巖長瀾瀾瀾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皇  
蒸哉實啓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應期誕德  
絕後光前機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  
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闕  
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朞月用簡  
必從日新為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  
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  
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群  
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



如何興山止簣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  
邦國殄瘁齊隕晏平行哭致禮趙殂昌罔列邦  
揮涕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與雲陛  
階毀畱攢川汎歸軸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  
號追臨渡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  
朱軒靡駕東首坐園即宮長夜逝川無待黃金  
難化鍾石徒刊芳猷永謝

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

世載冠冕之暉家開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

雲峯冠於削成公自天攸縱非待河岳道亞生  
知惠備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閭闔以上馳迴  
風飈於襟褰宅山川於懷抱爰初弱冠藏器俟  
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杞梓備收罄滋蘭之  
畹旣駕朱驂又敷袞職升降軒陛率由孝敬謙  
以備物貴以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勅公德惟  
民望位冠朝首儀表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  
首旦華裔在庭執玉端闈冠冕百辟外夷震聳  
猶單于之愬王商羣后瞻慕若衆星之俯日月



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輜德必從譬由畎澮匪讓所以森致江河土壤同歸故能鬱成嵩岱保翼三善弘正九伐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  
大德風邁具美雲從事貴愈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剡辟冠冕羣龍周實多祐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爲盛公之綏之終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齊太尉王儉碑

瞻旦奭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驚百辟翹首譬列宿之仰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公高卧閒宇獨咤虛室眷龍顏以託夢詠目角以興言佇傳巖之下懷滋水之上慨深版蕩念在濡足霸君亦慮屬一匡情降三顧卜匪熊羆唯人是與公深覩典廢妙識人英察榮光於河渚攀龍翼於雲漢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殊文共會異軫同歸堆案盈几充庭滿室隨方引



應斷決如流辭不輟響紙無停筆精明外朗神  
彩傍映矚矚接其光景風雲溢乎帷席聒喧總  
至大薄相填齊鑣共軫竝而不雜銘曰

公赫矣世載經綸四彼三傑六茲五臣德參  
世命道亞如仁履步金門濯纓蘭疇激水上征

帆鬱起

法王寺碑

昔周師集於孟津漢兵至于垓下翦商肇乎茲  
地殪楚由乎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

心驅之仁壽度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撲既燎  
於無邊陸旗風靡水陣雲披縈山為堞失其九  
天之險負為隍曾無一葦之閱昏師反接偽  
牧泥首掬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嶺非峻乃  
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運升樞自茲而廊  
天步業隆放夏功高伐殷濟橫流而臣九服握  
乾綱而子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  
寔止西顧臨朝夕之濬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離  
宮於漢舊因赫允於秦餘迴廊敞匝複殿重起



連房極睇周堵如雲銘曰  
往劫將謝災難孔多炎熒烈火森森洪波聚為  
丘岳散成江河俗緣浮詭真諦遐長匪因希向  
曷寄舟梁標功顯德事歸道場祁祁法衆同茲  
無我振錫經行祇林宴坐或思寂滅或念薪火  
惆悵三明徘徊四果

比丘尼僧敬法師碑

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縕日  
悠長疏季緬邈風遷電改斯理莫違神有殊適

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蓋山雨  
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善館碑

至道玄妙無跡可尋寄言立稱已乖宗極神宇  
靈房於義非取九仙緬邈等級參差或藏形洞  
府或栢志靈嶽達人獨往之事志非易立餐松  
飲澗之情理難輕樹止欲漸去喧囂稍離塵雜  
於是既加整葺營建堂宇北負崇嶽南枕修衢  
迴託人表雞犬相絕庭流松響戶接雲根指瓊



沈隱侯集 卷四  
樹而朝餐就瑤臺而一息霓裳不及鳧鳥忘歸  
朝九星謁羣帝悠哉邈乎與天地相畢矣

桐柏山金庭館碑

夫生靈爲賢有識斯同道 云及終天莫反故  
仙學之祕上聖攸尊啓 笈之幽文貽金壇之  
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 吐吸煙霞變練丹液  
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 樞洞室上賓羣帝覩靈  
嶽之驟啓見滄波之屢竭望玄州而駿驅指蓬  
山而永驚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

載旗旆之逶迤此蓋棲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  
也若夫上帝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玄  
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  
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  
自惟凡劣識鑿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  
之力早尚幽棲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  
塗愈遠而靡倦年旣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  
上聖之德結宗玄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來  
自夏汭固乞還山權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



地聖主纘歷復蒙繫維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  
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實惟桐柏實靈  
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星河上叅倒景高  
崖萬沓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降神  
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在厥號金庭事昴靈  
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  
十人用其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  
竄景窮麓結懇志於玄郁望雲容於雲路仰宣  
國靈介茲景福延吉祥於清廟納萬壽於神躬

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  
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  
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臥晨興餐正陽於  
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  
宴息乘鳧輕舉畱鳥忘歸以茲丹穀表之玄極  
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  
曰

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  
日損言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變霓裳九重曉岬



三山璀璨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輶  
漸漢萬春方華千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  
尋師講道結爰問津東採震澤西遊漢濱依稀  
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  
脫屣神器降命凡厖仰祈靈祕瞻彼高山興言  
覆簣啓基桐柏厥號金庭喬峰迴峭擘漢分星  
臨雲置墀駕岳開櫺澗塗蹇產林巖葱青誰謂  
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畢其久如地  
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更生變煉外示

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  
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墓銘

齊太尉文憲王公墓志銘

德被九官功包十亂帝圖必舉皇猷偕煥斯謂  
國楨是惟民幹翱翔禮園優遊文館祕義煙涌  
瓌辭雨散揆路揚輝台庭改觀方翊隆平燮茲  
天網福履每愆降年多爽微言永謝庶僚誰長  
鏡吹罷音松風代響



齊太尉徐公墓志銘

公美風儀善言永愛重樁基流連情賞拓宇東  
郊矜然閒素榮賢之來無槩懷抱任居端揆萬  
務同歸簿領盈前囂塵滿席直舉枉錯虛來實  
反天道不仁與善愆應

太常卿任昉墓志銘

天才俊逸文雅弘備心為學府辭同錦肆含華  
振藻鬱焉高致川谿望歸巖阿待闕幽光忽斷  
窮燈黯滅爾有令問蘭薰無絕

尚書右僕射范雲墓志銘

合契興王匪勞物色乘風鬱起化成龍翼乃作  
喉膺帝猷必舉乃作銓衡彝倫有序北京岨峻  
東川迴薄蘊吾名臣終天靡作

長沙宣武王墓志銘

山嶽鎮地日月麗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我我  
哲人寔惟天縱德基內美功成日用亦既東轅  
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主必危功高  
不賞哀動上霄痛銘玄壤聖武爰發後恥申冤



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為司徒謝朓墓志銘

嶽神昔降和氣今鍾以彼天爵鬱為人龍崇墓  
往峻世德今重漢車作傳靈位攸待我君應符  
非公莫宰華袞既襲輕蘿自改形雖廟堂心猶  
江海經邦已備皇情迴屬素駢輟柳玄雲罷曲  
行狀

齊臨川王行狀

公遵玄源於陵壑宣黃中之正氣其性逸其神

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譽著乎將立雲虛景暖岳  
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悅  
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綜文圃清暉祕譽燭  
野光朝

齊司空柳世隆行狀

公稟靈華嶽幼挺珪璋清襟素履發乎齟非及  
長風質洞遠儀止祥華動容合矩吐言被律時  
沈攸之狼據陝西氣陵物上而太祖登庸作宰  
天歷在躬攸之播封豕之情總全荆之力兕甲



沈隱居集 卷四  
十萬鐵馬千羣水陸長驚志窺皇邑公抗威川  
涖勇略紛紜顯晦有方出沒無緒攸之乃反旆  
巨圍親受矢石增櫓乘埤嚴衝駕雉雲翱俯闕  
地穴斜通半藏晚餐負戶晨汲公乃綏衆以武  
應敵以奇靈鋒電曜威策雲舉事切三板之危  
氣損九天之就殘寇外老逆黨內離焚舟委甲  
掬指宵遯公風標秀徹器範弘潤茂乎辭彩雅  
善鼓琴摘純蔡之高芬篋鍾稽之妙曲雖嬰拂  
世務而素業無改臨姑蘇而想八桂登衡山而

望九疑七紆邦組三臨蕩甸五職瑞扇一司百  
揆固可以齊衡八凱方駕五臣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  
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  
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  
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  
漢景帝世梁林爲太原太守徙居址地烏氏遂  
爲郡人焉自昔厥後昌胤阜壺名德交暉蟬冕



沈隱侯集 卷五  
五  
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爲尚書令少習韓詩爲  
世通儒魏肯梁爽爲司徒左長史秘書監博極  
群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爲涼雍二州刺  
史卽尼之廼祖也闡孫撫晉范陽王虓驃騎參  
軍事渙陽太守遭末嘉蕩析淪於僞趙爲秘書  
立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爲散騎侍郎子疇字道  
廣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  
川縣都亭侯尼卽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  
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

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  
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  
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  
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析冥  
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  
獨爲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敏  
幼而超群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  
聞讀大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卽長蔬不噉二  
親覺知若得魚肉輒便棄去嘗有外國普練道



八出於京師往來梁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爲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爲障遂推流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卽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

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惔然自若徐起下床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杓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鼾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卽記悉多漏忘



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  
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  
慮事不辦夜卽夢見鷓鴣鴝雀子各乘車車  
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  
某甲尼講去旣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  
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穎律師  
開律卽發講日清淨鬘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  
深以爲欣旣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  
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卽諮律師律師荅云

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  
有不如灑乃喟歎歎曰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  
墮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卽自懺悔行摩那  
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  
明白規矩應法尙余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  
而不慙愧者哉遂相率會懺無有孑遺又於南  
園就穎律師受戒卽受戒日淨鬘水香還復如  
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  
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



流迄届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高林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祗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灑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閑靜冥感

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昔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卽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呔羅一云毗呔羅所著袈裟色如菜菔之熟因卽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竝相倣效改服間色故得絕於



沈隱居集 卷四  
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  
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  
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爲千及請  
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  
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  
又問來此幾時荅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  
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  
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  
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

寂默卽聞噐椀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  
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  
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  
見外猶闇卽更閉戶還床復寢久久方乃明也  
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  
樹木浩熒無礙欣余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  
卽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  
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  
問言爲何所捧荅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



沈隱庵集 卷四  
五  
幡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愒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峯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卽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幡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幡華伎樂非壺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昔已作兩臺爲此毘故卽更作一臺也又

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床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卽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卽愈疾瘥之爲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卽自圍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卽除又白日臥開眼見佛入房幡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



沈隱齋集 卷四  
夢見一處謂是堯率天上住止嚴嚴非世間比  
言此是上住處卽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  
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  
見遺棄上卽荅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  
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  
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  
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旣稍增飲嚮日  
少爲治無益漸就綿惛至七月十二日爾昔天  
雨清涼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

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之爲理不異世間  
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嚮至  
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  
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  
中後泯然而臥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堯  
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  
一琉璃清淨鬘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卽放光  
明照于上身至堯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  
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



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麩將還意欲與令法師  
有人問何意將麩去荅云欲令法師是人言令  
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  
而欲見令法師閑居上爲迎法師來相見語法  
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  
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  
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  
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  
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

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  
行之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鬧人耳也

銘

光宅寺刹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  
郡秣陵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亳來儀京  
輔拓宇東第咫尺武城闡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  
艸義等云鄠事初徙鎬及剋濟橫流膺斯寶運  
命帝闡以廣闢卽太微而爲宇旣等漢高流連



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永滋聖  
迹垂之不朽今事與須彌等同理與天地無窮  
莫若光建寶塔式傳于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  
年歲次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  
仲冬之節也乃樹刹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  
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於賢劫拯未來於忍土  
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天眷兼因地德  
皇帝乃啓扉閭闔造舟淮涘接神飈而動駿越  
浮梁而逕度芝蓋容與翠華歲蕤下輦停蹕躬

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  
弘此廣因被之無  
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  
鬢鬢電繞樞光周原膺膺五緯入房自茲遐復  
在處弗亾安知弱水寧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惟  
我皇卽基督兆爲垂舟航重檐累構迥刹高驤  
土爲淨國地卽金剛因斯太極溥被翱翔豈徒  
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念斯荅  
萬壽無壇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瑞石像銘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冥通有感斯順我  
皇體神御極挹睿臨軋幽顯成袞無思不服若  
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  
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住髮鬢於林衡應真盱嚮  
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妙趾神行布武  
於椒殿至於事符緇講旣表禎圖無不雲霏霧  
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再現曷露淳  
腴望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

直朱烏動色玄秬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  
梁弱水而委質潤徹瓌奇曠芷之所不覩白金  
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瑞傍被崖巘鴻靈之所  
未刊雖復素環之絕貺銀燭之瑤寶方斯蔑如  
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德潛衍  
感極廻靈豈變堅沉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  
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  
迥至表異浙河獻奇禁圃瓊瑜等潤精金比色  
帝上眷幽關之易啓咨玄應之無方雖拊事寂



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  
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祗樹乃詔名工  
是鐫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削之餘  
遺刊委斲方圓小大觸水斯沉駐罕停蹕親加  
臨試良由灑身是託不溺沉弱之淵剖析旣離  
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  
寶貺永福天人其詞曰

遙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  
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  
事以感通沉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巨水眇眇  
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  
求言鷲室栖誠梵宮載雕載範寫好摛工藉茲  
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彌陀佛銘

灑身無象常住非形埋空反應智滅爲靈窮寂  
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  
人榮寶飾事儉欲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  
動惻順彼壺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旣麗且莊



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  
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興言遐適報路雖長  
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刊靈表迹髣髴尊儀圖金  
寫石遺沱匝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  
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羨三達斯仰

栢禪精舍銘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管廁番麾預班經創之始  
今重遊踐鑒舊興懷故爲此銘以傳芳迹在郢  
州末徽三年歲次某昔某月某朔某日子巖靈

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蕙嶠薨架燵南瞻巫野  
址望淮天遙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  
淳筌眷惟斯踐愴屬遐年游仁廁遠宅賞憑旃  
頒創神苑陪構靈椽瞻禁拓圃望鷺疏山製石  
調響栢理凝玄曠移羽旆眇別松泉委組東國  
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蘅粗遷重依漢遠復逐  
旌懸往辭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噪巖蟬  
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籀雲拱敢告祥緣

釋迦文佛像銘



沙隱居士集 卷四 六十二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  
上天降生右脅始出四門終超九劫眇求靈性  
曠追玄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  
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感資理悟悟以言陳  
言不自叩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  
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矇瞽守茲大夜  
焉拔斯苦仰尋尊靈法言攸吐不有儀刑夢焉  
誰覩

頌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冥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  
俯應遮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  
未來無像一刹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  
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  
佛後佛迹罔隆窅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  
旨可類恒沙牲牲群有均此妙極先晚叅差各願  
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未傳今識  
齊朝丹徒故宮頌



聖祖神傑堯蹤漢烈岳峻雄圖天張武節墜命  
既升霸略將騁清渭走烽濁河獻警恃峭劍關  
憑深桂嶺彝章委闕禮樂沉  
拯壓傾構引溺  
危波盡物稱瑞窮靈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贊

雪贊

火競乃上炎陰矯亦下潤獨有凝雨姿貞晚而  
無殉排雲寧自高晞光本非恬委谷不辭深因  
巖豈知峻潔貌雖同賞英心共誰振

彌勒讚

皇太子造石彌勒太官令作讚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鄴基累明功由積地眇眇  
長津遙遙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王家  
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霄墜藉感必從憑緣  
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  
鐫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舉允等邃超矣  
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繡像題贊

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  
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微宅理炳慧臨  
空結言寶位騰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丘尼  
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爲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  
淑人含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摛寶術縟文內炳  
靈姿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淨果來膺  
妙秩毓藻震閨騰華梵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日

高士贊

余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蒞  
天下剿賢人贊輔高益臯陶是也自中智以下  
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  
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悌  
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  
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後  
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  
權利悅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



之塗動衣冠之眇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  
曰  
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  
汙祿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絕炮戠取足落毛  
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  
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  
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  
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為之則至  
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 銷聲贊

寂矣栖魂非海非樊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標  
已峻絕羽孤騫堯逢豈讓札值奚言

### 千佛贊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寂照同是形相俱非千覺  
府應遞扣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  
未來無象一刹靡停三念齊想不常不住非今  
非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棲林籍樹背室違家  
前佛後佛跡罔崇宏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



斯旨可類恒沙萃萃羣聖均此妙極先後參差  
各隨願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  
令識

文

齊明帝哀策文

龍菽旣徹備物已陳殯宮無夜夕燎終晨號環  
輶幄攀標應路容衛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  
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剡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  
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

五曜在天遞作民主赫矣高帝蒸哉享武多難  
固業隱憂啓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  
坐運機深鵬逝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沂卽豫  
西臨體茲大德懷此小心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納于百揆百揆肅肅德浸菴荼仁被比屋何遠  
何邇無思不服享君喪衛不式典謨禔業業  
事等瞻烏民憲真主后來其蘇皇天眷命授以  
籙圖臨朝凝睟昧旦丕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  
不言斯應不行斯踐路臺靡營離宮弗宴眷言



膠壘弘啟上庠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內動  
英華外揚禮行罇俎義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  
永久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奄竭嵩岱皆朽  
沴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龍詎幾大隧玄玄獻壺  
崇陛卽宮下泉殞階已遽素幙高褰端闈洞啓  
脣紉徐前背朱闕以南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  
野之荒涼屬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清道揚悲  
笳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蒼梧  
晦遠春徽不泯紀事寂寞龜書可循哲王違世

克播遺塵猗歟萬古輝光日新

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見  
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  
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沉  
於苦岸迷塗邃遠弱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  
假耳目之外謂爲空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  
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心自惻臨踐非譬  
者也至聖凝寂無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拯物



持鉢安行出彼襍樹不逾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  
法峨然未改約以往夏遘痾疾聖上哀矜深垂  
愍慮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  
隆茲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祇洪德又思自罄家  
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堂  
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爲營八集其一仰憑上定林  
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集百僧於所創  
田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路皎然又過於此凡  
有涓毫應證來業無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十方

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蓋以微寄誠心云爾

賽蔣山廟文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  
華於俎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烏革玄素之容  
艸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  
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楚趙  
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派風而  
成曲九疑之來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脩竹彈甘蕉文



涓川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誓首臣聞芟莠蘊  
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  
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蔗一叢  
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坐蔭含丈階緣  
寵渥鈴衡百卉而與奪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  
功以爲已力風聞籍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  
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  
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蒿蓬陽景所  
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

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蔗攢莖布影獨見鄣蔽  
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  
登攝甘蔗左近杜若江籬依源辨覆兩草各處  
異劑同欵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切尋甘蔗出自  
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凋  
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馮籍慶會稽絕倫等  
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  
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  
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



事徙根翦菜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冠子祝文

蠲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  
剽至無謂道賒敦以穩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  
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連珠

連珠 二首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萁草之根朽壤誠微遂賈  
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經一作佳威於赫怒千乘

或一作必致忘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嬰風涓流長邁寧厝  
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文苑平  
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沈隱侯集卷之四 終









卷之三



